

■旅途见闻

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观展记

俞亚仙

因为电影《八佰》记住了上海四行仓库,被当时英勇的战斗场景和抗战精神所震撼,今年清明节,我没有回家祭祀亲人,选择了去四行仓库瞻仰英雄。

“四月的清风见证思念,弹痕犹在,英魂不朽,今日吾辈永念先辈深恩,这盛世如你们所愿。”“在这里我感受到了鲜活而残酷的历史,而不是书本上的文字,也认识到我们现在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参观过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后,我感触良多。

“弹孔墙”是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西立面的外墙,墙上的8个炮弹孔、420多个枪弹孔,全部按照原来面貌及实际位置还原。馆内包括序厅、血腥淞沪、坚守四行、孤军抗争、不朽丰碑及尾厅等六个部分的展览,运用实物、雕塑、现代科技等手段再现当年战斗场景,通过图文展板、巨幅绘画等形式展示上海人民投身全民族抗战、共御外侮的历史事实,以及中外各界对“八百壮士”英雄事迹的颂扬和缅怀。



云海 韩晓霞 摄

为红叶李而歌

严明夫

红叶李是极其平常的
无论是公园还是住宅小区
抑或是街道马路边都能见到它的身影
它是千百种绿化树中的一员
它不像玉兰洁白如雪
也不像桃花粉红似霞
更不像枫树热烈如火
它就这样默默无闻地站过了春秋
站过了冬夏
但是只要你留意观察
红叶李一年四季都有它的美丽

当春天来临,很多树还在休眠中
红叶李已经缓满了白色的小花
花朵虽小,只要数量庞大
嫩红的叶配上白色的花

是春天里一道靓丽的景
蜜蜂嗡嗡、花香阵阵
给大地带来了春的消息

深秋时节,当很多树木纷纷落叶
只剩光秃秃的枝丫
红叶李还是那么富有生机,舒枝展叶
树叶色泽更深,枝条修长笔直
它可以独木成林
它可以一排排一簇簇成型
远远看去犹如一堵墙一道屏障
它能挡寒风隔噪音阻沙尘
是理想的绿化树种
没有施肥、没有治虫,甚至没有修剪
它就这么顽强地生长着
还能年年结出丰硕的果实

花开花落,春去夏来

枝条上,由春天时的紫红小米粒,变成了小珠子

而后又变成大珠子
红艳艳沉甸甸,累累硕果
非常引人注目

直到有一天变成了乒乓球般大小
枝条已承受不住果子的重力
纷纷弯折下来,有的甚至折断
于是,一群鸟儿活跃了
叽叽喳喳地来争抢美味
路人也被这诱人的果子惊艳了
纷纷爬树摘取这鲜果

我说应该感谢红叶李树的无私奉献
献出诱人的果子给我们
做人也要这样无私奉献
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往事如烟

老屋新生记

吴大明

老屋是1990年9月造的,当时屋面用的是砖房加小瓦,窗户是木头玻璃窗,它系着三代人割舍不断的情愫。

由于近十年老屋一直空置着,渗漏严重,木窗有的关合不严,用铁丝勉强固定,有的窗棂腐朽,手指轻触便簌簌落屑,有的玻璃没有了或只剩半块了。每逢雨季,雨水常常淋到屋内,沿着楼梯、楼板从三楼漏到一楼,内外雨幕交织,风起时分,

细碎的尘埃在空中蹁跹起舞,老屋在风雨中瑟缩。更严重的是南面阳台的梁裸露着锈红了

的钢筋,在潮湿的空气里持续氧化,如同未愈合的伤口。这破败景象恰似迟暮老者,在岁月长河里艰难喘息,每道裂纹都在诉说着沧桑。每次我回老家,老邻居们反复叮咛我“老屋要修哉”。

为了修缮老屋,我请了几拨泥水、卷材、铝合金窗三个工种的师傅现场踏勘后,上述三个问题心中有了答案,便制定修缮方案。本次修

缮原则:解决渗漏,加固阳台,控制

了修缮阶段。先是现浇基础、砌筑粉刷墙体,再是更换屋面琉璃瓦,最后更换铝合金窗,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个多月的时间,老屋修缮完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修缮房屋是一件忙事、累事,但看到老屋变新房,痛并快乐着。

当琉璃瓦折射出第一缕晨曦,铝合金窗框柱流动的云影,我忽然明白修缮的不仅是砖瓦窗户,更是对记忆的郑重托举。老屋新生,恰似时光长河里泊着一艘船,既载得动旧日星辉,也经得起明日风雨。

■心香一瓣

奉化好人多

茉莉花

随着年龄的增长,开私家车外出的次数也逐渐减少,于是在三年前办理了老年人免费公交卡。今年2月下旬我乘坐228路公交车去奉化银泰城,办办事之后去站点等车时发现自己的公交卡不见了,找来找去找不到。想想肯定是自己弄丢的,大概率是掉在公交车上了。

过了几天,我在家门口又等228路公交车,由于没带硬币,我想尝试扫码付车费,一扫却不行。车站附近也没有商店可以换硬币。这时我看了看公交车内,坐有八九名乘客,就掏出10元纸币请有零钱的乘客帮忙兑换一下。这时一位60岁左右的女士说:“我看看。”然后,她拿出1元硬币说:“我替你付了吧,我也碰到过这种事情。”我连声道谢,早上一出门就遇见了一位好人。

这时,司机说:“你要坐公交车就把手机软件开通好,这样就方便多了。”这时,我说:“我有公交卡的,前几天坐车时可能丢在车牌1677号的公交车上了。”那位司机忙说:“这辆车就是1677号,你叫什么名字?”我报上姓名后,他说:“公交卡上是否挂着一根长长的带子?我看照片上像你本人。我在座位边上打扫卫生时捡到的,放在方桥公交总站的失物招领处。”我忙说:“谢谢师傅,我知道了。”又碰到了一位好人。

■生活七彩

闲话上梁

沈东海

上梁,对于现在的年轻人而言,特别是住在城里的孩子,知之甚少。有好奇心者难免要猜测一下,问:“是上梁山,还是小偷跳到梁上?”其实不是。

上梁是一种乡土风俗,农村人盖房必不可少。等房子基本落成,挂着红绸布的大梁被徐徐吊上屋顶,胆大的屋主就要爬到顶楼,燃两挂小鞭炮,分撒喜糖、喜果。而两只手掌大、白白胖胖、盖着红印的上梁馒头,是必不可少的。

看这场好戏的,除了四面八方赶来的亲友,便是村里的老人、妇女、孩童。一面熙熙攘攘,你推我挤;一面眼疾手快,身手敏捷,像这儿正闹着饥荒,又赶上土财主分粮。大家不为别的,无非是为了多抢些喜糖、喜果,农村人爱热闹,也图个吉利。当然,好面子、讲身份的男人,不会干这个,只远远地站着,点燃一根烟,只等这场“好戏”演完,踩着一地被踩烂的吃食,踏入房内,上楼去。他们自以为是这方面的行家,要进去瞅瞅这房子盖得怎样。若是房子结构好,气派,比自己当年盖的那小楼漂亮,免不得又要站在屋顶,徐徐地燃一根烟,向屋外的风景远望,开始在心里盘算着是否也要盖一栋楼。寻思着要盖房的人家,免不了家里都有一个男孩。农村人生了女儿的,一般能将就,就将就,因盖房这事费钱不说,还能把人累个半死。俗话说得好,装修一次,等于生一场大病,更别提盖房加装修。这里顺便一提,现在盖的房子,大多钢筋混凝土浇筑,全屋已找不到一根大梁。无处悬挂的红绸布,便只能意思意思,在几根支在顶楼包混凝土模板的木头上,挂那便完事了。

接着,屋主人便要请四方来的亲友吃饭。这样的一天,宁波人叫上梁日,而喝的酒,叫上梁酒。只是这风俗,受了宅基地审批的限制,就算在农村,也已不多见。

关于此,若问我记忆最深的,还是有的。那天,在村里的小学上体育课,忽听操场外楼顶的几个男人在大喊:“小顽,上梁馒头

要哇?阿松叔叔给你们扔几个。”大家一看那新盖的、还没完工的房子,全明白了,浑身像打了鸡血,全围到了靠近那房子的围墙处。而今想来,当时为啥这么激动,一是好玩,那时的孩子最喜欢抢东西吃,这可能源于动物的天性与本能;还有便是那时的孩子也确实没啥吃的,几个白面豆沙或芝麻白糖馒头,算是很不错的吃食。

话音刚落,几米开外的楼顶上,下起了馒头雨,又像手榴弹一般,全扔了过来。我们就像棒球赛里的接球手,馒头还未落地,便被黑压压一片人中反应最快,跳得最高的那个抢走了。当然,馒头也有扔到无人区,而落得满身土灰的。就算这样的馒头,孩子见了,也不放过,抢来直接揣进口袋,或塞入怀中。到后来,条件好了,大家也讲卫生了,这样的馒头便少有人吃,扔了可惜,渐渐思路转变,开始在馒头外套塑料袋。

而当时的我,说来惭愧,身材不高,跑得不快,力气也不大,和别人比样样平平,没一样占优,与人抢东西,缺点就全暴露了。那时的我,用一个词总结,便是“没用”。就在我心灰意冷之时,忽听楼顶传来一阵熟悉的声音,定睛一看,没想到是我爸。原来那是我亲戚的房子,我爸也在那上面帮忙。他一面指挥我去人少的地方,一面给我扔馒头,一个两个……扔得不准,接得也真够臭,我开始越跑越快,跳得也越来越高,终于在三五人群中,一跃而起,像冲抢篮板球般,把那个馒头抢了下来。这或许从侧面证明,我读初中时,为何这么能抢篮板,保不准是从那时无意学会的。

记得还有一次,同样上梁,当时主人还扔了钱,且全是一元的硬币。自那以后,在我们村,以及周边,但凡家里有点钱,盖了房子上梁的,都喜欢扔硬币。而今想来,扔出的钱,像撒下的谷子,人们像小鸡在啄米。当然这又是一个很不好的比喻。正因有了如我的想法,成年人便好面子,变得相当无趣。

城里也有类似上梁的仪式,如进屋酒,文绉绉地请亲朋好友吃喝,光剩下了吃,与农村的上梁仪式感相比没多大意思。